

最近看到一段短视频,颇觉惊异。标题是:“广东人也会讲朝鲜语?”视频中列举了广州话“塔”“时间”“门”“家族”“绿茶”“瞬间移动”几个词,与朝鲜语的相似度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。真正奇怪了,这两个相隔千里、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之地,怎么会有如此接近的发音呢?评论区众说纷纭。粤语虽说发源于中国古代的雅言,保留较多中国古汉语的特征,可它究竟与朝鲜语有什么样的关联,我并没有关注过。

不过我确实感受过东南亚地区语言和汉语的类同。想到读高中的时候,曾在上海益丰搪瓷厂勤工俭学。那里刚好有一批前来学习的越南工人,和他们接触时,就发现他们说的“讨论”一词,声母、韵母和我们类同,就是声调略有不同。也听过老挝朋友读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,发音是“能、松、三、四”,其中“三、四”的发音也和我们相似。估计东南亚一带,这种情况还会有不少。

由此让我忆起1971年间的一桩趣事。那一年朝鲜“血海”歌剧团到广州访问演出,广东省文化局文艺处的同志匆匆来到我家,交给我为《血海》演出报幕的任务。我正在



说起陕西作家方英文,是因为他与今年的青岛作家书画展有点关系,就像一篇小说的开头,事情的经过是这样:市南区一年一度的“诗意青岛”作家书画展,在坊间产生了反响,也可以说渐成品牌,每年春夏之际,青岛爱好书画的作家们都要忙碌一阵子,也兴奋一阵子,对于书画虽是跨界,有点玩票儿,但重视程度绝不亚于写作。今年,作家书画展要举办第四届了,岛城著名策展人阿岱问我,在熟悉的名作家中,有哪些书画创作拿得出手的?可以特邀参展,为画展增色。我先自摇头,但几乎就在同时,眼前浮现一张若隐若现的国字形人脸,他躲在烟雾中,寻常看不见,偶尔露一手。随着大脑检索的聚焦,人脸渐渐清晰起来,终于认清是方英文公。我忍不住呵呵笑起来,对阿岱说:还真有一位呢。

在陕西文坛,方英文是个有趣之人,有人说他



在上海朗诵界的圈子里,有一个项目很吸引大家,并产生了很大影响,那就是上海戏剧学院在端钧剧场呈现的“寻找语言艺术之美”的现场演出。它实际上是一堂具有示范性的语言技巧训练的大课,包括讲解和演绎,而且还线上线下混合,同时在网上直播。

由于登台的不论来自院内还是院外,都在朗诵艺术上颇有实践,颇具水平,因此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正如主办人——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国家一级演员王苏所提倡的,这项活动起到了“用声音和语言绘画,让文字灵动、飞翔,赋予生命”的作用。

国庆前夕,演出已是第三场。这场最突出的

时尚

“四包饼干”

姚锡娟

给一岁的女儿洗澡,狼狽得很,收拾妥当,就驱车到了友谊剧院。

报幕的任务并不繁重,就是演出开始和中场休息时有报幕词。但是中场休息要用朝鲜语报:“休息十五分钟。”所以一到剧场,翻译就赶紧过来教我这句朝鲜语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听着翻译的发音:“西坡奔干”,随塞,哈哈思密达!”“西坡奔干”,我轻轻地模仿着,突然脱口而出:“‘四包饼干’,好记!”当然,不能读成“四”,要读成“西”;也不能读成“包”,要读成“坡”;更不能读成“饼”,要发“奔”的音……“随塞”,噢!简直与广州话的“休息”相差无几;然后加一个“哈哈思密达”。嗯,再向翻译把语音、声调模仿准确,多练几遍,忘不了啦!

后台化妆间都坐满了,工作人员只好搬一个化妆台到一楼的另一端让我化妆。那时我的上台服装就是一套灰色人民装,“朴素大方”,和朝鲜艺术团《血海》的色彩基调都还相宜。化妆间过道上摆满了水果、食品,那是给朝鲜贵宾们用的,我们都不好意思从那里走过。朝鲜演员

在哪里出现,哪里就有一片笑声像星星一样升起来,周围的花就会开,樱桃树上就会缀满果实,于是他身边的人们内心就亮堂。尽管,论名气他不如贾平凹,但他的书法是童子功,从中可读出“二王”的飘逸灵动舒展,还有几

方公英文

周蓬桦

分米芾王铎的奇绝风流怪异,且笔笔到位,有让人耐品的个性韵味。更有意思的是,他坚持用毛笔写作,十几部散文,三部长篇小说就是毛笔行草写成的,其中长篇小说《后花园》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

我认识方公,是一起参加邢台南宫的采风笔会。那次笔会有一个小小要求,作家中的书画家才有资格参与,意思是除了能写作,还能书画,能划拉会“舞扎”,给当地留点笔墨纪念。参会者个个均为跨界成功人物,我混迹其中,有滥竽充数之嫌。我的书法习作,尽管自少年时代就练起了,但全凭自修,中途几度中断,直到人近中年后,才坚持每天写几笔,糟蹋点毛边宣纸,权

特点是,只有王苏教授一人登台,在一个半小时里,朗诵了古今中外诗人、作家的十一篇作品。别看这只是一场“独角戏”,舞台上照样充实、鲜明、丰富多彩,一点也不显得单调,把朗诵(特别是独诵)演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

这番“寻找”所下的苦功夫,令人钦佩。从个人来讲,已过花甲之龄,能把这十一篇作品背诵得滚瓜烂熟、一气呵成,已属不易,更难得的是对每篇作品还要作深入的理解与感悟,并选择符合朗诵特色的独特处理,尤其需要尽心尽力。

再说,台上面向观众的虽只有一人,但幕后、台下以及一段时间以来为此忙碌的,却是一群。从舞美、灯光、道具、屏

发现后,热情地给我送来水果食品,非常友好。

当我在中场休息时用朝鲜语报出“西坡奔干,随塞,哈哈思密达”后,不仅台下观众掌声雷动,台上、台后的朝鲜演职员更是激动兴奋,夸我的朝鲜语说得很好。

我受宠若惊,没料到“四包饼干”的速记法带来如此好的效果,心中自然很高兴。可接下来就是“灾难”了!他们提出,在隔日的联欢会上,希望也由我用双语报出全部节目!这怎么可能?我一点朝鲜语基础都没有,十来个节目,哪有那么多“四包饼干”式的速记法?我极力推托,却无法抵挡对方和主办方的热情和信任!再想想,只是个内部联欢会而已,一咬牙就应承下来了。于是一上和翻译一起,埋头在节目单上又一标上汉语拼音,密密麻麻,眼花缭乱……

报幕效果可想而知,真有点“以其昏昏,使人昭昭”的意思,我报得辛苦,大家也听得一头雾水。不过,倒也有一处意外成功,获得了满堂彩。至今还记得那句朝鲜语:“乌里能,策里马,他沟达林达”,意思是:“我们骑着千里马前进!”

语言是复杂的,不过也有规律可循。而各种语言间出乎人们意料

的关联,又是十分有趣的呀!

话说方英文公,真正了解他的一些生活细节片断,是在微信朋友圈大行其道之后——他每天晒得最多的是书法手札,只言片语,十几个字,百十个字,写在草纸头上,旧报纸上,或一张牛皮纸大信封上,一写、一涂、一扔,毫不珍惜,尽显当世文人之闲适自在,字里行间突出一个“趣”字,有幽默,有生活实录,亦有大量自嘲,亦有苍凉无奈。他每日写下的段落像散文,又像警句,有许多句子让人捧腹,可惜他设置了“仅展示三天”,我不能将一些“金句”摘录于此。此处只引录两条:“把字写好不容易,写好了再往坏写,也是刁难人呢。请王羲之写几个丑字,估计会逼疯他的。”今日,看英文公微信,是一则感悟:“汉字是人类唯一古老而绵延至今的,与时并

进且鲜活无限的文字。写字使人寡欲而安静,安静是人生一大福利。”

而此次“诗意青岛”作家书画展,方公参展了两幅书法作品,一为“渐修顿悟”;二为对联一副,“嘉树名木喜隐耀,庸才俗花贫虚荣”——我查了资料,没

有查到出处,看来是他自撰联。作家不是书法匠,就该写自己所思所想,从中可读到一种自警与自省状态,这是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的清醒与情怀:不浪费虚名,不浪费时间,积极投身于有意义的事情,做到分秒必争。

读,诵的是情感,读的是画面。它们都不是静止的,必须绘声如同绘色,要用声音来塑造画面,并让它灵动地飞翔起来。

她曾以“你说呀”这一短句为例,在不同场合,面对不同对象,包含着不同感情,可读出无数种语气语调。这次演出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“放学了”和“爹爹啊”那两句话,就与人们通常的口语大不相同,它把高低、快慢、轻重、强弱等技巧发挥到了极致,从而让人们接触到了活生生的人物和场景,享受到了语言艺术的美感。

如同生活里的说话一样,交流绝非只靠声音,还必须借助许多辅助手段,如眼神、表情、肢体动作以及人体位置的调动变化,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寻找语言艺术之美

过传忠

朗诵的演出形式也在探索和丰富。

是的,“寻找”就是探索。朗诵的主体是声音,是作品的语言。但在剧场的舞台上,在面对成百上千的观(听)众时,怎样才能使它更立体化、更具生命力,却往往不是一人孤零零地兀立着(或再捧上一个夹子)所能胜任的了。

当然,首先还是语言的声音并茂。正如王教授所说,诵

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女诗人,她有清朝第一才女之称,也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女弟子,袁枚称赞她的诗“字字出于性灵,不拾古人牙慧,天机清妙,音节琤增”。她温柔贤淑,相夫教子,与丈夫伉俪情深,两人经常

这位女诗人就是席佩兰,她是江苏昭文也就是今天的常熟人。席佩兰与丈夫孙原湘是一对人人称羡的夫妻。他们相濡以沫,互为知己。

孙原湘于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赴京赶考。丈夫要外出赶考,细心的妻子为丈夫打点行装。但是夫妻情深,准备了一个月,丈夫还是没有上路。最后还是席佩兰打定主意,送丈夫出门远行。后来孙原湘考功名失利,席佩兰不但没有埋怨,而且写下“闺中虽无卓识存,颇闻乞怜为可耻。功名最足累学业,当时则荣则已”



秋映平安里 (剪纸) 李守白 作

的诗词,以轻功名而重才学的角度,抚慰丈夫落第归返之心。

我们不妨来读一首席佩兰的《喜外归》,“外”即

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提升,朗诵更需要充分运用这些手段。一般说来,不少场合对这些还较忽视,有人甚至认为这些会干扰演出。这次,王苏教授运用自身的条件,充分吸收戏剧表演的营养,在表情、动作、形体乃至舞台调动上都有不少创新,甚至不计较背台而与屏幕交流,就连道具都有精心的设计。《青春万岁》朗诵时,颈上围着的毛巾挥动自如,引人注目,有时几乎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只有下了苦功,“寻找”才会有所突破。可喜的是,王教授虽已退休,却仍有一支富有青春活力的队伍,更有一些能终身一起探索的伙伴,这是值得一些艺术院校和社会艺术团借鉴的。

外子,古时女子对夫君的称呼。诗歌描写了丈夫归来

晚窗幽梦忽然惊,破例今朝雀噪晴。指上正轮归路日,耳边已听入门声。纵怜面目风尘瘦,犹睹襟怀水月清。好向堂前勤慰问,敢先儿女说离情。

——《喜外归》

惜别丈夫后,席佩兰日夜思念,每天算着日子,期盼丈夫早日归来。一天早晨,席佩兰在睡梦中被喜鹊清亮的叫声惊醒。席佩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和预示。

古人认为喜鹊鸣叫是吉兆,应该有喜事发生,那么对于席佩兰来说喜事是什么呢?对席佩兰来说最大的喜事莫过于丈夫归来。听到喜鹊鸣叫以后,她开始忐忑不安起来,这个征兆能应验吗?丈夫今天能回来吗?突然她听到了入门的声音,她一下子就辨别出来是丈夫的脚步声,只闻其声便能推知其人,表明妻子对丈夫熟稔至深。看到日思夜想的丈夫后,“纵怜面目风尘瘦,犹睹襟怀水月清”,席佩兰爱恋地端详丈夫风尘仆仆、日渐消瘦的容颜,却抱着仰慕的心情赞赏夫君襟怀一如水月般澄澈明净,正是得见夫君之素衣未被京尘所化的无限欣喜。

大家想一想,每一对夫妻踏上红毯、执子之手的一瞬间,都曾经郑重地彼此许下诺言,“将来无论是疾病或健康、贫穷或富有、美貌或失色、顺利或失意,都愿意爱对方、安慰对方、尊敬对方、保护对方”,彼此都会不离不弃。但是

这一天,我与妻子来参加集体婚礼。不是我们新婚,我们的婚礼在50年前,只是应邀以金婚夫妇的身份,来为新人们证婚。把一本本结婚证捧过来,分发给一双双迫不及待的眼睛。

想当年,我们只是在矿山的树皮屋的新房里,用一些喜糖与宾客分享喜庆与甜蜜。而现在,受到感染的亲友团,让整个小礼堂挤满了盛开的笑容。轮到我致辞时百感交集,激动得差点把证婚词念错。讲到“白头到老”,却想起时光走得真快,我们不知不觉竟做到了。讲到“早生贵子”,却被台下插话:是“多生贵子”!当年我们被“计划”,缺少亲戚的独生子女,如今独撑着一家老少四代的大梁。如今允许多生,但不少人却不想生,不愿生,不得不需要鼓励。

此时,朋友圈直播中,鞭炮与礼花正把手机烧得通红。有人对我起哄:“新婚快乐!”竟得到了一片响应。好吧,让我们一起快乐吧。既然为幸福与快乐作证,也少不了我们自己一份。

七夕会

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时候妻子对于丈夫功成名就的渴望之欲,仿佛磨灭当初婚礼上的誓言。大家往往会以成败论英雄,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因劳积怨,因怨生恨的例子非常多。

这里我们不妨再来看顾随先生的几句词。顾随先生曾经给自己的妻子写过一首《八声甘州·春日赋寄南君》,里面有这样几句,“记得君曾劝我,珍重瘦形骸。不怨吾衰甚,如此生涯。”

顾随先生与夫人徐荫庭情深意笃,徐荫庭甚至常常劝顾先生要“珍重瘦形骸”,可见其并不是像一般的世俗妇女那样,要求自己的丈夫应该在外求取功名,她更在意的是丈夫的品节风骨,所以才会“不怨吾衰甚”,就这么跟着顾先生颠沛流离,吃了很多苦,没有享过荣华富贵,“如此生涯”,一辈子就这样地过去了,也毫无怨言。

这几句词,顾先生既有对自己妻子的自责亏欠,同时也为妻子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颇感几分骄傲。在婚姻中,维系伴侣之间情感的基石,不是功名,不是财富,而是彼此之间在精神上的相互认同、共同成才。

所以席佩兰所写的“纵怜面目风尘瘦,犹睹襟怀水月清”,不仅仅是对自己落第归来的丈夫的一种认可,更是对自己丈夫的品格、修养、气节、操守的看重。

席佩兰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女子,她不排除功名,也不拒绝利禄,但绝不会喧宾夺主,让自己的家人成为丧失生命本身的奴隶。她看重的不是一时的得失荣辱而是丈夫的人格修养。她最关切的是和丈夫相知相惜的美好人生,功名事业只是诗意人生的陪衬,恐怕这才是爱情婚姻真正令人神往之处。

为新婚作证

蔡旭